



少年萨克斯的化学爱恋

□小茹



奥利弗·萨克斯是美国的一位神经学家。在他四五岁时,他注意到生活中的很多物件与金属有关:母亲的金戒指、水管工的铅管、熬果酱的大铜锅、包三明治的锡纸、庭院里的铸铁草坪压机……

他的好奇心一天天鼓胀。每天缠着父母问“十万个为什么”:金属为什么有光泽?为什么能弯曲却不断裂?为什么锌和铜,或是锡和铜,两种质地柔软的金属融合就能产出坚硬的金属?……每当母亲招架不住时,就会和他说:去问戴夫舅舅吧。

戴夫舅舅,开了一家厂,用细钨丝造灯泡,所以得了个雅号:钨舅舅。

一战开始后,奥利弗被送去伦敦乡下的一所寄宿学校避难。暴戾的校长常常用拳脚惩罚学生,学校里也常有坏学生霸凌,奥利弗只能自寻一个心灵的避难所,那就是数学、植物和金属。在姨妈的花园里,姨妈带他看向日葵花盘的螺旋纹样,并告诉他葵花籽的排列符合一个数列——1,1,2,3,5,8,13,21……每一个数字都是前面两个数字之和。如果用一个数字除以后面的一个数字(1/2,2/3,3/5,5/8……),得到的结果接近0.618,这就是斐波那契数列。后来他发现自然界中随处可见数字规律,还有完全数、勾股数、亲和数……

回到伦敦之后,又去找钨舅舅了。在钨舅舅的厂里,除了钨丝灯泡,他还看到了碳丝灯泡、镍丝灯泡、丝灯泡、镁丝灯泡。钨舅舅向他科普了不同金属的密度、重量和熔点,还给他展示泡在油里的金属钙,软得可以用刀切。不要以为金属都有光泽,大多数金属以氧化物或“矿灰”的形式存在,并没有金属的光彩。在介绍完各种金属藏品后,钨舅舅最后都会说到钨,因为它是金属中熔点最高的,比钢铁还要坚硬。

奥利弗狂热地爱上了科学,他受到父母以及亲戚等整个大家庭对科学热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每当奥利弗问起那些奇千怪百的问题,长辈们每次都耐心且认真作答,鼓励了奥利弗对知识的主动探寻。当一个孩子拥有了超强的内驱力,他学习的劲头就一定会很足。当奥利弗参观了地质博物馆里的矿石后,他立马花了几便士,在商店里买了一袋“混合矿物”回家研究,研究各种矿物的化学式,从而了解矿物的成分。在遭遇了战争和童校的创伤后,化学给他带来了乐趣,弥补了这段时期的痛苦。

奥利弗自言自己从小内向,老师甚至给过他一个评语:羞怯。但是,只要谈到矿石、化学元素这些他感兴趣的话题,他立刻不再羞怯,而会主动与人交流,所有的恐惧都抛在一旁。是的,当孩子拥有了项超于他人的技艺,无形之中他就会变得自信起来。

“寓教于乐”亦能激发出学习的热情。维多利亚时代,化学研究蔚然成风,很多家庭都有自己的实验室。奥利弗的父亲和哥哥就教过他一些厨房化学,让奥利弗体会到化学的种种乐趣。比如把醋倒在粉笔上,能听到嘶嘶声,接着浓烟腾起,好似隐形的瀑布倾泻在烛火之上。取一颗醋腌过的紫甘蓝,倒上家用氨水中和,紫甘蓝就会流出五颜六色的汁液……后来,奥利弗就在厨房里打造了一个“化学花园”。

此外,一个兴趣也可以衍生出另外一个兴趣。奥利弗还有一个兴趣爱好是摄影。是什么吸引他喜欢上摄影的呢,奥利弗说是与摄影中使用的化学药剂有关。

后来,奥利弗继承了父母的职业,成了一名医生,并没有将他热爱的数学、化学变为职业。《钨舅舅》可以说是奥利弗献给自己与化学爱恋的一份追忆礼物。不过,读者阅读《钨舅舅》不必将其当作奥利弗的自传。假如你是一个理科生,读这本书无疑可以深入和加固科学知识;若是文科生,则可帮你打开一个未知的领域,它不像教科书那般枯燥(当然阅读时也不轻松),而是一本融知识于日常生活科普书,我们儿时学过的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创始入门捷列夫以及发明了镭元素的居里夫人,也在书中以独立章节的形式出现。

于我而言,读此书是对智商的一次实实在在的考验。一边懊悔自己虚度了童年时光,没有趁早发现生活中的知识之美。一边又安慰自己,学习是持久之战,活到老学到老,能比过去多懂一些就是进步。比方通过此书,我了解到一个化学狂热者的别样浪漫,奥利弗到老都用化学元素过生日,恋人五十三岁时就送对方一小瓶碘……也感受到那些钻研在科学世界里的沉浸之乐。钨舅舅常常穿着硬翻领的衣服坐在实验室里,将袖子卷起来,双手被钨粉染成了黑色。奥利弗泡澡时会读宇宙丰度表。看到车牌号码就会立刻想到元素,纽约很多车牌号都以U、V、W和Y开头——恰好是铂、钒、钨、钇的元素符号。看到花也能联想到元素,春日的紫丁香花是二价钒的颜色。看到萝卜会想到碘的味道。他带着袖珍分光镜走在时代广场上,看着纽约城市灯光发射出来的原子光谱无比沉醉。



“劝君无事住南通”

——靳飞《南通笔记》序

□陈俊

去年四五月间,靳飞先生历数月心力所作《南通笔记》,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引全国各地区广泛关注。前些时,靳飞告诉我《南通笔记》要在香港付印,嘱我为港版作序。我既为之高兴,又深为忐忑!他的“朋友圈”有的是“大腕”级圣手,让我为之,总觉非上佳之选。其后靳飞竟多次“相逼”,我深感荣幸之至,也难辞美意,只好勉力为之。

初识靳飞是在2023年8月1日。因是我颇为尊敬的一位作家朋友相邀,也没弄清来客为谁,我便欣然前往。餐聚安排在颇接地气的一家小酒馆。落座介绍,方知面前这位竟然是京城文化圈呼风唤雨的人物。席间话题颇广,靳飞滔滔不绝,诗词歌赋、戏曲音乐、香道茶道信手拈来。之后你来我往,竟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

作为“新京派文化”代表性作家、学者,靳飞年轻时师从张中行、吴祖光、严文井、许觉民、季羡林、萧乾、叶盛长等,与梨园界、作家群、出版圈亦往来热络。靳飞善文、能书、会画,在散文、随笔、戏剧研究方面成果颇丰。与之闲谈,时有名人逸闻趣事分享,念起某些文化界前辈常不禁动容。一日,在南通“人间贵客”茶聚,有我邀约的客人书法家秦能老师至,忽见靳飞从座上惊起,肃然趋前,端视良久,众皆错愕!靳飞说秦老酷似他老师张中行,且举手投足神韵俱在,乃一时恍惚没转过神来幻为恩师大驾!

靳飞作《南通笔记》于我也有算有渊源。他初始以笔记体在微博上试水,阅者渐众,

好评如潮,因大受鼓舞,便一头扎进去,遂有结集付梓之意。其间,多篇笔记我幸得“先睹”之利。靳飞常来我办公室小坐,聊南通掌故、历史人文、江海风情,当然,话题基本不离他“胎动”中的《南通笔记》。其后逢人便说他作笔记得我帮助莫大。其实哪里是这样,我尊靳飞为师,他才情外溢,每次与他交谈,不论频道如何切换,他似乎样样精通,观点直击要害,且每有洞见,我得益良多!

笔记本起源可追溯到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其妙处在体例灵活、叙事简洁、篇幅短小。靳飞过往的尝试皆是为人物做传,比如《张伯驹笔记》《冯耿光笔记》等,《南通笔记》却是以笔记体讲一座城市的故事,实为一次难得可贵的尝试。

了解一座城市有多种方式。可游览古迹,在一砖一瓦间感知城市文化脉络;可穿行于市井,感受街巷深处的人间烟火;可走进街市小店,品尝一方水土的地道风味;当然也可以卷展阅读,体味书中展示一座城市的独特魅力。然而,如何找到“对”的书却很难!一个城市何若不像一个人,她也该是一个生命体。我们平时所见太多的是“宏大叙事”的铺展,因而你读到的城市也往往只是无生机的存在方式。而靳飞的笔记却为我们找到了一种新的城市“打开方式”。他不再瓦全于全景式和整体性,甚至无须脉络和顺序,而是撷取散落于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些“碎片”,以人物、事件为“料”,以广闻博见之考证为“佐”,由此烹制出脍炙人口的“风味”短文,使所读城市显示出鲜活生动之景

而带着生命的体征!由是,不仅外地,也使我们等生活在一座城市的人们读到来自历史深处那些平素不易触碰的具有生命张力的城市元素。

靳飞笔记有诗云:“夜来急雨早花红,遍地江南漫润中。鸟语千声歌万啭,劝君无事住南通。”他对南通的喜爱是做在脸上的。《南通笔记》甫出,闻有几个友城如靳飞偏爱南通。然常见靳飞偏偏在席间酒酣之时忽想起某城某谁,便拉起电话呼朋唤友邀约来通,常招惹电话那头醋意“奚落”。靳飞虽是“闲不住”,但也“用情”专一。在我与靳飞相识不长的时间内,他偶“回”日本也是今日古董店明日某寺,流连于承载中日传统文化符号的一些空间。而在国内,要么北京要么南通,若是见其在微信群、朋友圈晒香港、上海、广州、苏州等某地行踪,也大多是去参会、讲座或者路过,只稍作逗留,马上又“归位”于钟情之地。

我一直没弄明白靳飞如此喜欢南通的真正“密码”。南通是长江冲积平原,靳飞笔记所述“唐大和尚鉴真两渡狼山”之时,这里还是沙洲隐现、横无际涯的茫茫一片。南通实在是“无中生有”的一种存在!在这跨越千百年的“有无”之间,江海大地便藏有太多异于一般城市所具有的独特魅力。靳飞有激情、爱探究,又是个既爱热闹、又喜清静的“矛盾体”,于是便在常居北京之外,“劝君无事住南通”!如若有一天他灵机一现,又有关于这儿的新著横空出世,这何止是南通之幸,更是文化之幸。



《自伤自恋的精神分析》

[日]斋藤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精神分析学者斋藤环梳理“自恋”概念在心理学中的定义和演变,分析当代年轻人的“点赞成瘾”“自我否定”“不配得感”“高自尊低自信”等具体现象,引导我们如何寻找“自我伤害”的根源,开创性地呼吁自恋的重要性。重新审视“没用”的自己,寻找健全的自爱方法。



《以命相搏的青春》

[日]岛泰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世纪60年代末的日本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教育弊端、医疗腐败、环境公害等诸多社会问题丛生。学生们为了反美反越战、反安保条约以及要求校园民主化等,发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安田讲堂攻防战(即安田讲堂事件)为该运动的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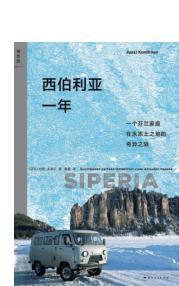


《林达夫和他的时代》

[日]渡边一民

上海三联书店

本书介绍了三木清、羽仁五郎、西田几多郎等一批日本现代思想史上的著名知识分子和时代背景,通过对比,刻画了林达夫这位在现代日本历史上罕见的思想家,反映了这位以“反语精神”为武器的学人所走过的心路历程。



《西伯利亚一年》

[芬]尤西·孔蒂宁

云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带着全家穿越森林、雪原,体验异国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也给雅库特村落带来冲击。本书不仅是一部西伯利亚生活的记录,也是对人类适应能力和探险精神的探索。通过孔蒂宁一家的经历,领略到这片永冻土地带的独特魅力,以及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生存的勇气和智慧。

那些不容毁伤的……

——读吴心海《故纸堆里觅真相》

□祝淳翔

自从发表了《马克思的脚印……》一文之后,算是一脚踏入了国内文史考证圈子。说起来,这个圈子并不大,活跃的作者们就没有多少位,而且很多都互相认识。其中,吴心海老师是比较特别的,他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是科班出身的新闻人才,又常年在南京新华日报社工作,退休前十年进入网络新闻领域,主攻对外传播。

心海师还有另一重身份,即他是诗人吴奔星先生(1913—2004)哲嗣,2005年即编有《别·纪念诗人学者吴奔星》一书,收入纪念吴奔星的文章百余篇,记述了吴老先生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2008年起,心海师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现代文学史料钩沉与研究工作,历年来著述不辍,成就斐然。文史考证相关的书,如2015年版《故纸求真》,蒙老师寄赠一册,书中“颠覆篇”里《被污名化的白话诗人谢楚桢》、“求实篇”里《重庆柳青延安柳青各有其人》等文,不失为知人论世的杰作。尤其后者,以柳青自述为证据,指出当时署名“柳青”的大有人在,重庆的柳青当时发表过一篇谈夏衍《上海屋檐下》的评论,与此同时,“身在陕甘宁边区的柳青则忙于赴西安运送兄长灵柩回老家安葬”。换言之,延安的柳青绝无可能回稿给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其结论令人信服。

2024年10月,吴心海先生新著《故纸堆里觅真相》一书由北岳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不久就收到一册签名本。这次的新书,

形式上更精致,是精装小开本,封底刊着:吴心海先生以敏锐的历史触角与深厚的文字功底,带领我们穿越时光的迷雾,一探现代文坛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不仅是一次对文学巨匠们生活轨迹的细腻描绘,更是一场关于记忆与真实的深刻探讨——透过对名家往事的“钩沉”,以“独家发现”为引,勇敢地“挖掘真相”,力图“颠覆成见”。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一、求索与发现,二、史料与求实,三、诗情与诗魂。我对第二部分兴趣最大,是因为其中有几篇的题目就很吸引人。如《赵瑞蕻:九叶诗派根本不存》,揭开了盖子,使不甚了解诗歌史的局外人,有耳目一新,重新观照的机会。心海师以幽默的笔法提醒读者他的顾虑:“赵瑞蕻先生在给我父亲吴奔星的信中断言当时一段时间以来一个炙手可热的诗歌流派‘根本不存在,不成立’,这要得罪多少研究新诗流派的论者,砸掉多少人的饭碗啊!”

然而老师随即笔锋一转,指出“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臆造。后文更引以老先生的观点:

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在上海又出现了一些博采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长、糅合象征诗派的手法的诗人,既关心祖国的苦难,也表现自我的情怀。……但他们的风格各不相同,只是以感情相结合的诗人群体,不算是新诗流派。

我也是快到中年才看明白,在这个世上,没有比市场里挣来的钱更干净的东西了。”

正因为有这样石破天惊的见识,温文尔雅的无锡小说家苏迅,在20年前就一头扎进了古玩市场,想写一写这里暗流涌动的交易,功力深厚的玉雕匠人,研习不辍的收藏专家,还有那些被命运的大手抛掷到古玩这潭深水里的淘金者。俗话说“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古玩市场的兴旺,正是一个时代欣欣向荣的投影,苏迅为积累其中的见识,成为古玩市场多位店主的茶友。他观察到,在古玩市场,几乎每一组“话事人”都会坐在厅堂一隅的茶几上,借着喝茶“推磨”几个回合,而作为小说家混迹其中,把古玩的门道先学会,才能释放自己的经验,令小说的每一块肌肉都饱满,不会出现“主题大于生活”“骨架大于皮肉”的尴尬局面。

在写作中短篇小说集《高手》之前,苏迅在古玩市场泡了20年,尤其是将琢玉、品玉、买玉、卖玉的各种暗语与门道都谙熟于心,他终于触摸到这个带点神秘色彩的江湖特有的行事法则:表面上,人人慢条斯理数周全,而私底下暗潮涌动缠斗激烈。但哪怕被生意的攻守较量逼到悬崖,这里的人脸上那一抹饶有深意的微笑也不会消失。正是看到了这“海面下冰山的七分之六”,苏迅才在抒写人与人、人与人的关系时游刃有余,他笔下的古董商与藏家,匠人与继承者,狡黠世故又天真烂漫,都是孩童与老人的混合体,都会在喧嚣迷茫中,忽现一份水落石出的正当,借来的力又被缓缓送了回去……这浑圆

的内劲没有明确的力点,却无处不在,让对方无从招架。”作家以实写虚,以虚写实,貌似在说双方斯文低调却又内力汹涌的招式,实则在说买卖阶段“你推我让”的试探,将写实与虚幻,表象与隐喻,对白与通感等现代小说的技巧巧妙编织在一起,令两条情节线交替出没,将双方的内心戏展现得淋漓尽致,苏迅笔下的主人公,常如此这般地在骄傲自负中闪现一丝谦和,在强争好胜中突显一份惺惺相惜,极大地丰富了情节的内涵与外延。

此外,我还特别欣赏《高手》这本书中每一个故事的结尾,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苏迅很少追求传统小说的闭环式结局,相反,他尽可能以悬念、谜团,以及主人公对命运的嗟叹,来赋予结尾别样的生命能量。像《能工刘双清》中,小伍最终是否将重回老刘身边学习制玉;《人生来处翠华宫》中,袁正海走后,方绮霞还有没有重整翠华阁的心气;《老怪的爱情》中,小瑜伴随着“黄花梨”的美梦从老怪的生活中消失了,她还会不会回来……小说家都没有明说,这种开放式的结尾,就像一个红山文化中C型玉龙一样,圆融中特意打开了一个缺口,邀请读者带着想象力来加入……

《高手》这本书,从结构、语言与新颖的表现方式上,有意识地制造了“审美的离间效果”,让笔下的人物与古董一样,有时代的包浆,也有环佩叮咚的声响,这是一部江南名城的小人物传,每一篇,都让读者看到了一部分中年况味,一部分真实自我。是的,价值不菲的古玩,才是一面人间“照心镜”。